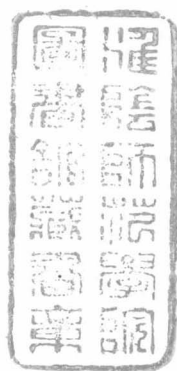


1449269

蘇州文獻叢書 第一輯



【清】顧沅輯

吳郡文編

五

上海古籍出版社

館藏



淮陰師院圖書館1449269

吳郡文編卷一百五十四

記事目類

長洲顧 沅湘舟輯

秋日海棠花開序

元 顧瑛

菊名記

明 史鑑

蘿茶說

文震孟

山中嘉樹記

姚希孟

梅譜

宋 范成大

梅譜後序

全 上

花村菊譜畧

全 上

來窻序

元 鄭元

周元初窻林序

明 吳乾

卷一百五十四

陽明書

窻林序

周 博

周提點窻林序

吳 頤

蟹志

唐 陸龜蒙

三物記

明 陳 繼

題畫記

楊廷樞

巫峽雲濤石屏志

元 楊維禎

記巫峽雲濤石屏後

錢 震

明夕城陸生三經譜記

本朝 毛奇齡

宅煤論

金俊明

秋日海棠花開序

顧 瑛

得商鼎靈石者數輩日相玩賞以遣世慮一日同觀此花於脫葉間露紅蓓蕾於炎風赫日中甚可驚訝後三日而花大折乃延汝陽莒城魚鼈斫鱗嘗新莒蓮花白酒與花神洗妝少焉清風南來明月東上頓思匡山寓于越香山阻于杭龍門歸吳江而無信道路梗絕莫知何在予子元臣孤身守忠存沒未保向之看花者惟汝陽一人而已對花傷懷漸成不樂而散再五日而河南陸仁良貴太原王時叔正同舟泊溪上是晚鬱蒸尤甚而是花尚留數十朵在命書童張席露坐樹旁相與折花劇飲各永言之嗚呼花不以寒暑而開人而有吳越之阻世殊事異能不慨然予向時絳雪亭詩卷兵至時為事者持去就俾莒城貌圖于前予賦唐律一首于後請坐客相次以紀時丙申七月廿八日也

陽明書

菊花記

史鑑

余友汝其通嘗言其隣頌氏藝菊之盛約余往觀焉述各康所役屢訂而屢廢也成化二十有三年十月乙亥始克往踐之頌氏喜客至以酒觴客俄而其通之厨饌繼至相與對花舉飲而疇之以詩主人曰今茲多雨且風為花病俟花無恙時君能再觀而記之否乎余曰諾後閱月以奏軸至宏治元年九月余家燬于火不及往且併其卷亡去頌氏不以為憾又從而繼之明年已卯秋其通舉于鄉將與計偕粵十月戊子余從賓客之後往與之別而頌氏之花方盛開因得以飲觀而徧識焉有花大瓣密而色黃者深曰赤金盤淺曰佛面金有花小瓣密而色黃者深曰黃木香淺曰白木香述此花同而色有淺深之異其名有不同焉有花如荔枝而花數者曰荔枝紅花鬬者曰荔枝紅此色同而花異其名不同焉有花辦如爪甲而微黃色者曰黃金辦瑩白者曰白玉盤有花圓辦密而深黃色者曰金毬瑩白者曰玉毬有心紅而色黃者曰黃鸞頂白者曰白鸞頂有花大而辦鬬黃色者曰黃鸞翎正白色者曰白鸞翎有闊辦線紋而深黃色者曰金夫容瑩白者曰玉夫容有花辦脩而深黃色者曰金綫正白色者曰銀綫有花大無心而黃色者曰金絲索白色者曰銀絲索有花大心抽如臺而白色者曰白牡丹紫色者曰紫牡丹此花同而色異其名之又不同焉有花大無心而色黃瑩者曰御袍黃有花小而色深黃者曰黃羅縠有花小辦密而色微黃

紫粉書區

者曰西番蓮有花大而色嬌黃者曰鶯羽黃有花小而色瑩黃者曰內家金有花大而色渾紅者曰黃玉蓮有花大而無心色正白者曰清心蓮有花小而色初紅後白者曰玉繡述有花小而色皎白者曰賽月明有花辦密而色鮮紅者曰狀元紅有花辦而色微紅者曰金蓮寶相有花辦密而色深紅者曰大紅球有花辦密而色勾紅白者曰粉香球有花紅而心黃者曰錦香球有花紅而純以金線心黃而標以紅臺者曰金帶圍有花小而凌紅者曰瑪瑙圍有花甚大而色紅嫩者曰佛座蓮有花小而色紅暈者曰醉楊妃有花小辦密而色嬌紅者曰勝鮮桃有辦少而色紫心黃者曰紫袍金帶有花大而色淺紫者曰紫寶相有花与色皆如瑞香者曰瑞香球有花大而色重紅紫者曰水惡紅有花深紫而純者曰雞冠紫有花紅紫而間者曰紫霞觴有花小而色渾紅白者曰檀香球此花之与色俱異其名益不同焉並其間有以形言有以蕊言有以色言有以香言有以風神言有以標格言有以韻度言或並之以述其金或離之以舉其盛其善于取譬也夫最黃之色十有八白之色十有一紅之色十有二紫之色七亦可謂多且佳矣然頌氏猶以為未足父子恒皇、焉以求而不得為恨其用志不亦專乎且求觀之賞日盈門而不厭有章達之士輒花贈之無吝色其取之以貨者能推而不受以為常則其為人又豈特藝夫菊也哉昔人推洛陽牡丹廣陵芍藥甲于天下咸以為由土之宜今二郡之

紫粉書區

花無我在而菊則隨人致力不擇地而盛然則在人而不在土者明矣因記其所寓目者如爲吏定其名之不雅馴者族其後有得雷績爲之記余又聞吏于蜀之威州者言嘗以事至松潘松潘之地甚寒盛夏雨雪諸花皆遲惟菊先花于內地者十日于是益信其傲風霜秀搖落耐寒寒有非百卉之所哉也因併記之

陽明書

雜說

文震孟

吳山之虎邱名艷天下其所產茗柯亦爲天下最色香与味在常品外如陽羨天池北源松蘿俱堪作奴也以故好事家爭先購之然所產極少竭山之所入不滿數十斤而自萬歷中有大吏而汰者概取于有司動以百斤計有司之善說者若以此役爲職守然每當春時若花將放二邑之尹即以印封、其園度芽已抽則二邑胥吏之黠者踰垣入先竊以獻令、急先以獻大吏博色笑其後得者輒銀鐲其僧痛棄之而胥吏輩復噉啗僧盡衣鉢資不得償攢眉感額或閉門而泣如是者三十餘年矣客有讀書其地者往、爲僧咨嗟而莫爲之計余笑謂客設有僧具勇極力者拔去根株無留纖寸具此手段便許之成佛作祖直戲言耳甲子歲有地方使者督責尤苦僧某竟如余言薙髮略盡蓋已辦此身殉也一日郡伯礼亭冠公過余言曰當吾守而有此衆孱弱人意余笑曰乃以見明公之德政耳使非明公忠愛素著即有成佛作祖之僧其能決絕如是耶公亦笑曰敢煩史筆少記數語爲守土官解嘲可乎他日述此語于邑侯同凡陳公、復大笑曰有是哉多欲則多事多事則擾民能使根株拔盡無留纖寸者精可成佛作祖粗可擾民誰衆世法界具此矣

陽明書

山中嘉樹記

姚希孟

山以樹為衣山無樹猶麗妹不得羅襦繡帶而驕語綦縞能發其驚鴻遊龍之態否耶洞庭固嘉樹藪也花有二時為梅為梨梅之盛未知較光福鄧尉間何如但見老榦苞香糾錯諸塢中後堡涵村為最佳三園而續不若光福巨而醜疑光福差雄也所傳角頭梨花則天下無雙矣又聞黃家堡有一老桂云角巷四季榮傳為角里先生手植吾何所取質哉果熟為橙橘果娛口非用悅目乃談閩南鮮荔枝者不獨涎流雙曉亦深：不自持矣橙橘凜高秋之氣肅然嚴冷深黃淺絳遙映綠叢如禮法大家未嘗不濃粧靚飾而舉止矜重隱身自蔽清霜既醉色韻成酣問以銀杏之蒼姿楓林之袞色遂使明沙淨渚別開畫圖

隱居書卷三

遠岫孤峯轉增繡繡此秋山一時之美獨擅于洞庭余所為選時而踐也長松落：遠者一二百年近亦不下數十年寅朝曦攀夕照邀清暉于明月漱爽籟之清風即水遠不聞湍瀨僧懶不習鼓鐘而樹抄生濤山空響梵劃然而豺虎嘯愕然而蛟螭唼此皆松之餘韻也松莫盛于天王莫古于華山若色山水月則晉楚齊秦之匹惜未見羅漢法喜諸松耳松之為龍攫者二一在徐文敏祖墓由址貫其顛傷痕如剝樹夭矯自若一在上方塢歌臥橋上若推仆不得起作癡腫支離態而鬚戟怒張夫松固木中龍類也故松脂入地為琥珀龍血亦為琥珀何同偶相軋豈亦思其似龍者耶為雷劈者一則松臺孤松也雷火削去一枝當是助華龍為雲而老榦未戕馬遠筆意故在栢則華

山寺前側栢兩枝高僅三尺枝偃葉翳有瓔珞莊嚴之相天王寺古木一株百餘年物矣枝：向佛若合十皈依者玄奘歸而松枝轉孰謂無情不說法也爰告主林神當為摩頂授記而余譚佳樹多取喻美人故當以禪衲終

隱居書卷三

梅譜

范成大

范成大曰江梅黃梅皆生不經栽接者一名直脚梅或謂之野
 山間水濱荒寧絕之處皆此本也最稍小而疎瘦有古
 風清實小而酸曰早梅花勝直脚梅吳中春晚二月始開燭
 此而於冬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即有之者如得早名曰官梅
 吳下園人以直脚梅擇他本為肥實大者接之亦遂數敗實亦
 佳可入畫造詩人所稱官梅止在官廨園中非此官梅
 也曰消梅色與江梅極相和似實園小鬆晚多晚之渾
 多液則不凋日乾而不入畫造亦不宜熟唯堪清嘯耳亦有一
 種與影者名消梅與此同意曰古梅枝橫勢狀蒼蘚鱗封
 滿衣本身又有苔蘚垂于枝間或長數寸風颺綠氣飄之可玩

紫杉書

或自謂之武康所傳者則不更甚或謂二十里有所梅仙靈十
 餘丈相傳唐物也清以酒家有火梅久散間空可羅生數十人
 座平生見梅奇古情此而處曰重葉梅色顯黃葉重數層
 間久小白蓮梅中之上品花序獨出而結實多優尤為晚黃梅
 梅之變化工之餘巧矣曰綠萼梅九種皆清淨綠葉色惟此
 綠綠較嫩亦稍特為潔高花事者以之仙人芳華華系而長出
 有葉綠華華葉下等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者時所賞者莫下
 又一種芳名綠綠四邊尤淺綠亦自難得曰白葉細梅亦名黃
 香梅亦名千葉芳梅葉葉二十餘瓣心色漸黃花頭多小而
 繁密分有一種芳者以芳花梅不同尤標美不結實曰紅梅粉
 紅色標粉猶是梅而繁密如如香香心以香詩人有詩人在未

梅譜作香梅看之句與江梅同紅白相映園林初春絕景也
 西唐詩話云紅梅每年時獨盛於浙東吳元獻公移移植西崗
 園中一日貴州獻國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晏常典
 嘗飲之下賦詩云若吏遲開三二月人應作香梅看客曰公
 詩因佳待此何深而晏後曰傷父安得不忘王理若當時守
 郡因茲事以詩送公曰梅花宜於舊精神粉霞瓊露露
 彩國吏云就偷打去圓城漢此有雙月當時罕得以此事轉
 轉形接移不可勝數矣下紅梅傳傳於世者甚多粉古惟深焉
 辨色以梅而愈混此云紅葉梅有青枝當時以者者欲東破
 持者不加粉粉在史看紅葉與青枝蓋謂其不初者紅梅解嘲
 云曰鶯鶯梅多葉紅梅也花與盛重葉粉層紅雙果必是蕭梅

紫杉書

此一蒂而結雙梅亦九物曰香梅花紅紅梅色淡淡結果甚
 有懶斑色全似香味不及紅梅曰臘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
 時香者又相近色雖似察察而名臘梅九三種以子種出不经
 接花小香淡果品最下似謂之狗使梅經接花與接果而花常
 半合名臘口梅之俗名也也最先開色淡黃以紫紅為案
 香標名松香梅此品最佳臘梅香極清苦強過梅香初不以形
 狀貴也故雖欲冰山谷簡簡但作立言小詩而已此多宿葉
 結子以密於寒長寸條又出大桃雙子在其中
 梅譜并序梅天下九物之冠間習不有美哉有美補學
 園之士必免種梅且意不厭多他多有之多少皆不倍
 輕予於名湖至雪坡既有梅數百以年又於金南買王氏

甌舍七十楹盡拆陳之汝為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
吳下栽梅特甚其品不一今梅盡得之隨所得名之譜以
財好事者猶本吳下所出而或大得植于范村者凡十之
種皆為譜之今獨其名狀異志於此

吳郡文編

梅譜後序

范成大

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枝解默瘦與老枝奇怪者為貴其間接
梅木一歲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為蒼蘚蘊薇輩者吳下謂之
氣條此直宜取實規利無此詔韻與格矣又有一種蘊蘊力勝
者於條上茁短枝狀如棘針色密微之亦非高品近世汝童
墨梅江西有楊補之者有名其後仿之者家然觀楊氏畫大男
皆氣條耳後筆法奇峭去柯實遠惟吾室仲所作多有風致也
鮮有評之者予故附之譜後

吳郡文編

范村菊譜

范成大

凡黃花三十種曰勝金葵一曰大天金菊以黃者正此品最爲
 豐饒而加輕盈花葉漸尖但條梗纖弱難得團簇作大朵狀留
 意於根乃成曰疊金葵一名以州黃又名小金花心輕小疊葉
 穠密狀如受屬花有富貴氣間半曰掃棠菊一名金釧子花條
 穠密似掃棠色深紅赤金他色皆不及蓋奇品也穠粹不覺
 有金釧最多曰疊羅黃狀如小金葵花葉尖瘦如香羅盤三心
 最自作一高枝出葉上意深潔曰廣者黃花心豐腴傍葉
 密亦一亦有白者大異似白佛頂而勝之蓋是吳中以辛始有
 曰千葉小金鈴花心九丈間最早主陽前已爛熳曰垂絲菊花
 蕊深黃葉極柔細隨風搖曳以垂絲菊葉曰舊菊菊葉如初修

陽明書

葉深碧曰金鈴菊一名高枝菊葉超千葉細辨葉或曰小排以
 易易枝二條長幾可以攬結江東人喜種之有仿爲浮圓條肉者
 王條者曰排子菊以金鈴而差小二種相去不遠其大小名氏
 出于穠堆肥壤之好曰小金鈴菊花心金鈴而差小者曰大本夏
 中間曰藤菊花密條柔以長以藤蔓而細作扁障一名棚菊種
 之穠工則垂下條之數尺以覆瓿尤宜池畔之溪曰十樣菊一
 本開花形樣各異或千葉或單葉或大或小小或金釧花有
 六七色以散色名之曰十樣錦穠密百氣香抗之屬色有白
 者曰甘菊一名家菊人家種以供蔬茹凡菊葉皆深綠而厚味
 極苦或毛枝此葉淡綠葉味微甘咀嚼香味俱暖按以作
 羹及浸茶皆極有風味天隨子所賦以此種花最勝野菊野菊

生田畝及水濱花葉極穠細曰五月菊花心極大每一枝
 梢中實攢成一團排子細白單葉院中一每枝只一花徑二寸

葉似同菊夏中開近年院裡出者以此菊爲生曰金杯玉
 盞中心黃四旁淺白大葉三數層花頭徑三寸菊之大者不過
 此本出江東以辛稍形制吳下此與五月菊之品以其花徑寸
 特大初列之于前曰喜客千葉花初開黃心極小花中色深外
 微暈淡紫然生艷有奇色昔稱其名久則變曰九兩初種可以
 引丈長至七八尺或一文亦可攬結白花中高品也曰御衣黃
 千葉花初開深黃黃大異似喜客而差殊瘦久亦變白曰秀餘
 菊中心淡黃釧子倚白花葉迷之花端極尖香尤清曰蓮花菊
 以小白蓮花多葉心三心花頭極穠滿散隨風一枝只一花葉六

陽明書

條甚曰芙蓉菊開就者如小本芙蓉葉先開後者如接子菊葉
 但穠瑤植多不結蕊曰茉莉菊花葉極穠全似茉莉綠葉如
 之長大而圓率曰木香菊多葉如似御衣黃初開淺黃黃久則
 黃白花葉尖白盛開如深紫芳氣最烈一名照子菊曰蘇嬌菊
 細葉細瘦在似蘇嬌葉葉前差小而圓曰艾葉菊心小葉單綠
 葉尖長如蓬艾曰白麝香似廣香葉差小亦豐收初勝曰白荔
 枝與金鈴同但花白耳曰銀名菊淺白時有淡紅花葉尖綠葉
 左似銀名葉曰波斯菊花頭極大一枝只一花喜倒垂下久則
 漸差以碧之葉曰佛頂菊亦名佛頂菊中黃心極大四旁白氣
 一層繞之和秋花開白色漸變淡紅曰桃花菊葉葉至四五重
 粉紅色深淺在桃花紅極之同未常開最爲妍麗中秋後復

可貴以其質為白之受朱如附白氣曰胭脂菊類桃花菊深紅
淺紫以胭脂色尤重此年路有之此品既出施花菊遂無色甚
奇品也粘附白氣之俗曰紫菊一名孩兒菊花以紫茸紫花細
碎潔有菊香或云即澤蘭也以其與菊同時又孝及重九加附
于菊

菊在國有之吳下九望菊東西廣教者所植孫聖人家
亦自有種國者何甚苗天祥所撰吾其數數日數日如岐
此初枝又撰之每撰必岐玉秋則一梓所出乃十朵深紫
國國以車蓋葉氣矣人力勤土又膏沃最亦為之廣度序
既丙午蕭武大植于苑打者已得三十六種實為譜之左
撰其名狀畧去於此

隋書書目

來應亭

鄭元

予讀列禦寇殷商即開冰火事稱其佳偽物猶不違雖一歸
於需言夫不知其偽而信之物固有答之理苟盡其誠以感
物物豈有不動者哉或謂水火物之尤精而用甚顯其動而
神也者易所以為不觸水火者然悲樂視度而魚龍出煙簫始
作而鳳凰生屬聖人敷德而致和彼皆虛而有和之感之而來
國宜之開於焉深又不獨鳥獸為然也草木有金而無知仁及
於解升而有芝草焉者形于卯木而有連理焉以玉帛雲瑞露
祥風甘雨九皇以召天地之玉和者響斯答而不時由是觀之
天之為天地出之者鬼神金石之玉聖州木禽魚之玉微其感
動之妙矣天之弗諒聖之弗實之出微之不通且應矣止乎

隋書書目

贈水火而更危殆於至正十八年冬十月既望吳中李如親直
士李初周君時歲之疫而民之大札者眾也於是就城東丹霞
道院建大齋以拯之飛章啟秘仙樂震空乃有白鶴蔽庭而下
青鸞前殿雅喉道人潔羽迴翔雪色耀日圓頂俯時丹光切雲
九三畫而不逮及明燈于川飛懸楊枝之上一時典教者若孫
君曰雲父之屬謂夫為儒信士莫不願以為異也非所謂誠之
至如物不違者耶於是乎初述其事來請記于同仙人道士呂
珣族為臨仙駢驥之說然不靈於魚龍鳳鳥也醮祀之修不倖
乎聖門咸池韶護也且應稿章若星然後知麒麟芝叶醴泉
甘露不自乎天地而自乎人之心聖人之道甚明而列禦寇之
編為不經若之何而未聞其者吾知不待不靈為之感也乎

初浩雲豈步尊師嗣老氏之教毀于其若宗伯乎其若容出麻
之道若不知其詳從也亦多見其為異於是為記是歲十一月
朔旦開封鄭元記

隋書卷四

周元初廟杯序

吳乾

天地之遠難格也鬼神幽深難測也鳥獸頑冥難若也堅有五
人焉極一誠之妙斯今遠難格者可効也幽深難測者可慮也
冥頑難若者可馴而致也若方士周季初氏是矣海虞山之南
巖有觀曰致道乃十二代天師鍊丹之師明也三清殿後有金闕
紫微天皇殿焉歲久而祀里人杜均玉重修之一歲而工畢今
年春正月九日祀季初師謝焉是日有五白雀至其一集于殿
凌霄直上莫知所之其四盤桓久之而去翌日復離於其家有
二青鸞芝蓋蒼羽而白腹頃之有白雀至者十有五其紫丹頂
翩然扇而曼曼鳴也人謂羽虫之族衡岳魏夫人司之可召而
致也余以為不然焉東方朔謂青鳥為王母使者茅君乘白雀
而袖金穴乃知青鳥為天使之臨白雀為瓊真之降季初能動
天地感鬼神致鳥獸至矣而均玉之敬恭明神者亦有功
其德格乎大雀之來也神之降也神之降也神之集也詩曰神
之格思不可度思不可射思不可有焉易曰鳴雀在陰其子和
之我子好爵我與尔縻之均玉有焉汝虞吳乾遂撰其事為之
叙洪武十四年春二月甲子杜春奉牒

隋書卷四

鶴林序

周博並約

和州張公誠甫早失怙恃潛歷湖江間觸物而發其苦思情不可勝言嘗聞前輩陶公者不自夙夜不遑思弗已也修禪清靜中為士用之初師主醮祭之費精誠字格感曰鶴來集者十有五為人皆以為異誠有於是恭即之道風里祀之心油然而興遂棄職擇吉日其師舍酒掃之設醮祭之壇具祠下悅請之於師、實未典三心與理脈氣尚道、今洋、濟、微有和相之者頃焉雲起乾方有七鶴第日而飛多矯鮮明既鞠且翔特備時而下集觀者周煥劉氏先見之因告于師、爰起符籙率道僊歌辭以召致之而鶴果皆集其有二者飛旋于虛臺之上五者每喚于青雲之間相與徘徊者久之向張方而玄子以蓋見師之精于道法而表張公之往者也以此張既感而不怠更請于余以頌之余謂乎初為士也所學多內功其於道法之秘奧謂之已熟嘗受知于類欽止一仙官主神樂觀之戲尋以宣母而獲還鄉焉今其主醮而鶴之來集也蓋由乎初平日積累之所致歟夫鶴仙禽也而鶴之不凡必資之六異而人豈常見之乎初半渡吳朗類神仙中人說其精微微出明而應鶴安知鶴之來也特覺感通之徵者已易中言不云乎鳴鶴在陰君子知之夫傳不云乎齊然不動感而遂通乎和其言見於斯焉張曰唯是為序時洪武十五年冬十月二十有二日里生周博序

因提與鶴林序

吳腹

吳郡有方士曰周乎初者自幼慕道秉性恬淡寡欲始祀元妙觀事人者師接道德南華之經聊合其指趣習九轉火候丹訣附與人語應多有奇者洪武初以高道舉至京師蒙被神樂觀都提點殿居之何奉命祈雪獲應後歲早命禱雨又應由是名播遠近凡所見聞莫不加敬焉未幾以教老歸吳侍養甘旨之奉未嘗少怠今年春廢集羽士修醮儀未向其暮奉釋者請典其事觀其莊敬嚴肅導達辭賢進退俯仰詳于以有臨者聖子以其術召至之鶴一霄群飛繞壇盤旋久之而後玄又召草檄觸犯戒壇者備介于地禱而後進時人益驚異之今初不以功自居而以節主度誠之所致因請補其事余遂少潤漢書藝文志所載方士禱祠祈為止為之術其事久矣與夫近代方士往祈雨雪文神明除邪治病其感通捷于影響者信託所傳不可誣也試嘗論之孫真之士由其得道術之秘秘秘陰陽能致此數抑其素心靈調格于神明而致此數意者又及一道德今觀乎初嚮昔祈雨雪之應與夫今日駕雀之徵時其誠之一數耳至若清其心其魂存一氣于中夜而愈待于元為之先者則乎初之所獨得而非他人之所知也吳日羽化神遊則當崇之闡風之上矣當為聖焉因書以贈時洪武己巳夏四月上海日錢塘吳腹序

蟹志

陸龜蒙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虫者有藉見于禮經載于國語楊雄太玄
辭晉春秋勸孝等篇考于易象為介類亦魚亦蟹剛其外者皆
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秋祭于葍錄食蔬蔓延乎小說其
智則未聞也惟左氏紀其為穴于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蚋而
已蟹始窟穴于沮如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
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早夜咸沸指江而奔漁者緯
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舞短其江之道焉爾然後拔援越
軌遊而去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質寢大于旧自江復起于海
如虹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迹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
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孰總而朝其魁不近于
義耶捨沮如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者不近于智耶今之孝者始
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楊氏之道或知之人不汲于聖
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如也孟軻荀楊氏聖人
之讀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捨沮如而求讀由讀以至于
海是人之智反出于水虫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蟹

陸龜蒙

三物記

陳繼

余居室有三物可記因記之記之在物而意不在物也三物書
藏葦牖木榻焉 斷木為器其崇寸四十有六深殺崇之二十
廣益深之半為十匝其中而出入之予從行書三四百卷從類
納匝中歲之置於席傍寂然也悉出而易貯之則它器皆滿紛
紛有所不受余因感之用一器而數器之用兼之器之器有小
大故也嗚呼奚止於器哉人亦是而已矣 距某橋東餘一里
居室鱗次余室次其中臨大道道無甃壁一雨泥濺盈尺灑灑
之聲接車馬達夜不息環室無虛牖鑿西南為之障以葦箔予
適病卧雨牖下而親行道者富貴貧賤百出勢態倏然過之影
響隨滅而若百年瞬息其矯情亂志僥倖得其所欲而無顧忌
與憧：營：殖貨利而不知止者其為何哉 木榻余與其不
相違者觀書於茲食飲於茲接賓客於茲寢息又於茲也其故
近依牖牖之外人之聲鼓樂之聲車馬之聲雜然而相喧者不
聞晨夕耳目能不為其誘之耶雖然君子毋不敬：則心一一
則自無非辟之干矣

陳繼

題策記

楊廷樞

嗚呼此周忠介先生丙寅三月二十二日既就逮署中為余兄弟書也先生之存也天下無不仰其賢及其沒也而思之思之而景其流風詢其佚事叙而傳之以廣義先生之不沒則無問其物之微與其事之偶然者故謹而日之也初余與先生同里余尚自引遜先生願從傳聞心識余乙未夏現聞姚先生鴈棲扶喪還里鄉之賢士大夫悲會余于是始接先生先生日厲之謂儒子可教也時擁節鉞蓋士者聞私人某鈞距外事為奇貨以自結與諸正人齟齬又示跡遠以悅瑞心謝弗至先生訶其使存某名辭色俱厲聽者股栗余從旁竊嘆曰先生真偉人然卒以是速先生既奪職里居余因從往還先生嘗論殷成仁

陽明書

至死不變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之說多可記丙寅三月望綴騎夜至吳邑令懷膝詣先生余未之知也黎明友人徐研奔告來言狀各泣下余父子偕走四所候以當道首移先生入縣署時無論知與不知布武半室肩踵相摩延首戶外者猶絡繹至曰周吏部天人也即願瞻周吏部聲光不絕輸金以贖吏部者日數百余父為籍記之以聞諸諸生三四百人踴躍從余弗損與戲謔哭九慟語侵當事甚力世傳紀事甚多類有伐以沒人善或史實故不詳著之越翼日余偕所入信先生于兵使者署時伍卒周應詞事者布左右兩人抵間微服入先生意氣浩然語良久先生咏平日所有為詩悲歌慷慨陽、如平常又二日余獨候先生于司李別署局輪盡謹亭午不得入久迺入先生

陽明書

歲若無事濡筆書此二箋殿後余再入者一余父于入者二與先生訣而先生以二十五日夜既半窺幕出城去迨株治黨球幾與大獄而先生以行率訊死詳先生本傳中先生為文多忠憤勸教或感樂刺諷當世為人所嫉是時故言孔將云欲籍先生家先生家因盡焚先生平日手牘故所著多不傳嗚呼今三年矣追數往昔忽、如昨日事變故以來既不得親先生之音容時懷以書展玩流涕先生之大處皇道使既未顯於世而其筆墨流見于親故朋友之間者或得其一二亦未知今日盡無毀棄與否而是二箋以余竊惜之乃獨存嗚呼古之愛其人者必重其言感其事者必敬其物甚而問其人夙昔長短好醜之形及其室廬之所近足跡之所游輒低細弔之不能去況夫子

陽明書

彈所存而又出于悲難險阻觀其所與之人方其所作之時既足以感憤太思明夫顛沛不違之義而誦其所咏之詞又足以激發忠義昭示來茲者是可無存焉者乎先生書得顏平原法忠義天合其大者如小雲棲題額崇泐之石而可以永久而是箋也不能與石同壽恐久而失之余滋懼焉故為之記庶記後之人傳之即不得見先生之所書者猶得咏詩以想見其為人且以風夫有心者藏其翰墨亦稍稍出之以布于世今先生之遺文復顯而讀者可以不恨此其所以志也崇禎二年十月六日

附詩

天寒日暮欲何之聞道聲容已駕時且喜雄心仍自在莫嗟

霜雪苦囑君珍重歲寒姿

客途無復附書頻
此月卽杯槍別底明
月一天遠
記影雄文千古已
疑神交情靡落慚時輩
吾道行藏信昔人
榻上方書匣裏中
宵應不數無隣劍
舊作寄文起孟長

舊作寄文起孟長

紫雲閣

楊維禎

據夔州中經巫峽乃杜宇所肇以通江水峽有三曰西曰巫曰
 歸表七百里有岸皆峭壁連崖臨天日而夏水漲沿沂阻絕舟人
 輒告曰帝着抵江凌歷一千二百里陸路亦馬不馳其峻也妻
 冬時末湍綠濤涵暉倒景絕巖懸崖洒瀑布稍者奇觀予生
 未入蜀徒於志籍慕其形勝一奇且矣江謝某氏出石屏一具
 文有峯十二雲翳蔽衡山輪鍊莊莊怪石如犬牙石罅激波如
 萬駁奔因何之曰巫峽望滄葦死受命遂竭洄洑曰名人作福文
 書石之類予戲何日又以志文謄于予予因有所感也杜中有
 地峽分云天四唐詩人語今令蜀形勝超若似如梯航隔絕峽
 之所聞與四千餘里空焉虛寂人而取博生予疑考而古之心
 弗思見時平繁山經蜀中志蓋岷峨枋所詔巫山十二浮屠等
 志雲杪者直造陽水歟尋宋玉所創之象回舟泊瞿唐口觀像
 馬尊醺酒江流歌恨仙沈瀛辭筆者亦能從予石果爾歸視屏
 文石在峽矣至止己巳季三月會稽杞遼老人楊維禎在室間
 小蓬房武彞堂記書

齊東野語

記巫峡空濤石屏後

錢需

右吳江楊氏家藏石屏一文者十二字字氣水勢浩闊澤揚
先生名曰巫峡空濤再為志者友高彬氏以軸一標者乃予言
予嘗得耳目之所睹記有所謂川石屏者遠若東陳左右木西
章枚按李膺木見陳一 二宋石版說陳亦石映帶遠岫若在
天外絕艱洪谷子筆雲曰九章所見有若若此是皆巨然陸道
士者導扶輿清游之氣和于物態瞻瞻極臨是以為文況形人
而備物之理獨不融自文乎豈如多美石九州之在山川家
形若此歟者眾矣惟其不為常瞻者所未能：不世見是日也
過其入而又假語文以信其非其幸歟石轉山川之文以之而
凝巫陽轉而隱早可也或以為若量若巨若陸者人假物手物
假人手必有能辨之者左穆點文學吳興錢需記

陽明書

曉城陸生三經譜記

吳奇齡

予得邦國飲祁憲富亭理宏按三經而彈其言動心詢之則
曉城陸生也當是時吳門有徐生者以南曲擅于人與陸者名
三經故以曲人營稱之曰南徐徐陸云或曰陸生經索雖有名
然知三者少初嘗學吳經于吳門范先生范曰徐得其技已而
非非不固以為三經北者也自余先以律曲分於南片則有南
音而北音者然則三經猶蠻羊也然而自吳人歌之而歌為南
曲之出調之半吾將使返乎其使操操之曼引而歸返者老婦
決如實為學遂有述于今之者三經者而今之為三經者非
陸生諸君之學解元曲又自諸君為和鵬姻嫁對曲變其如
朽者而但偽制之者名出州吟賦出于人必其時如有知者初

陽明書

宜與相公語與海果致千金散玄後涿州相公吳樹相公皆前
流相善其體陸先生陸先生皆終日不以于時當著三經諸君
得為會 王師入吳過于三江之汴者若干年

世祖皇帝開元名海書和紙曰召海災陸君賜車既入御便殿
賜坐令彈生乃彈元詞龍席風雲雷曲稍為賜之金時和江提
督馬君以鉅首下散人不散問馬如善生之好使直入靴具靴
臺且問者皆大駭者起譁初生舉手張法帶急告之生恍然
曰吾何難仍過之三江間耶 王尊若問我道我病死言訖竟
行法 王果問及於其言 上為歎息惜其時陸生名籍甚生
本名曜若賜者其字也 上稍居賜遂因字行在長安門
刺德來奏記皆得直書陸君賜川為榮云後復不得志皆過工

海上名家子張均諱燕其叔生亦均諱謂均諱知已

考授均叔介傳經學一第均諱年與生等既信其技人之知與不知者半生死的諱亦欽此老予是上海與均諱欣當惜均諱叔未有信後而均諱亦惟恐其技之或獲沒因虛者諱記以志其概其後亦有得生搜者皆不及均諱予赴張中憲家新錄集德發源揚塵碑疑其有豪倚一以技師乎以此知王非卿弟子也吳中三王生後即陸生居陽湖有所技然以視陸家與無極焉其後有室先生室先生者皆以善碑時技以自擅名者長洲顧桂上海室先生室先生自恃以為能吳姓王朱監卿眼萬家秋室予夢其技自辰迄甲寅有摘數曲以為未善者曰此何人授而曰陸先生也時當事室間值室先生少艾蒙之為按

數曲之顧人鮮知之此外之傳者

張均諱

它煤論

金俊明

震澤致定實惟洞庭于吳是嶽厥貢茶橘厥稅絲穀厥民應厥土墳疆黑水出焉及晚近也改先貪冒民俗用遷奸徒竊起謂黑水出其下有物非土非石是名曰煤鎚而出之可生致富厚愚惑焉害與茲始于是五民嘯聚攘臂爭發千艘萬竄列肆排娼掠戶廟塚倏然軍興螺峰既崩湖水震黑地脉僵朽山靈竄亡禍方未艾諶凡山石秀倍之下是物必多爰予履及林屋龍渚矣噫茲山自耕鑿以來僅遭亡宋花網一厄豈今明聖中與之日坐令一至是而唇焦舌弊莫之省憂則亦賢士大夫之過矣且夫巨流失鎮邑債其望猶後危也洵亡亡命朝致數十人焉暮致數十人焉算工而饜淫涵之錢止役則資剽攘之具湖故多盜今又甚焉哀此居民片石之下皆成修阱終亦淪胥以鋪獨奈何先害之以為眩筐藪也抑非獨此也浚穴千尺續管連聲土漬水涌百夫腐積三日之後且聞呻吟乞也徒哀終不一救命誠其所輸也夫獨非君之赤子歟將為與利之淵而實藏生之壘恐亦有道仁人所痛心矣害大獲渺享之不福敬列隱慮上諸司土者采焉

張均諱